

書名

卷一百十六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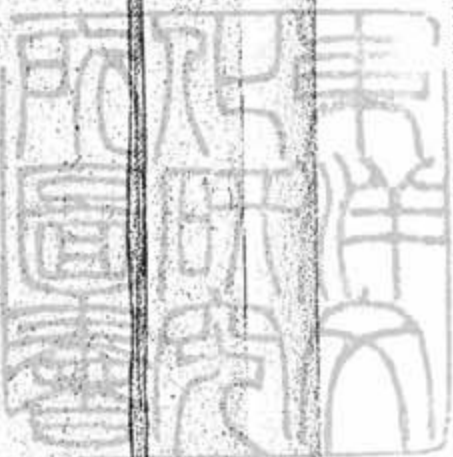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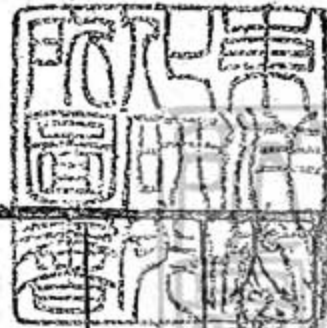
衍義補
卷一百十六
書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六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歛深耕易治耨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
 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後身有卷二百六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問孟子意欲強兵以報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於民以爲天下莫敵之策徐觀其策不過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之兵夫車徒之衆兵刃之利不足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挺以撻之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其後皆亡於秦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當是時

也天下一家萬國一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而無救於秦之亡由是觀之堅甲利兵雖可以張國威於一時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久也孰謂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怒貌斯怒爰於整其旅衆以遏止徂往莒密人侵阮以篤厚周祜福也以對答也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力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亂也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書周書泰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

下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爲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爲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祖共二國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安商辛橫行於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

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

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

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

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

君之怒上怒而下怒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喜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
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
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
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商書仲虺曰
之誥下同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言何為不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動也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待也我后君也後來其蘇

也復生也今燕霍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救也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

也繫縛也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玉之類如之何其可

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倪則止

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也尚也可及止其

未發而也
止之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古大臨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擅興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况燕之與齊地醜德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時周室微弱不能執九伐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爲之救正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爲亂者在子噲子之齊人既勝燕之後即

當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誅其君臣之作亂者然後謀於燕之世臣者舊別立君而去其於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爲鄰國定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興滅繼絕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母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滅絕其國矣安能逆止諸侯之兵哉此孟子爲齊人畫爲區處取燕之策可以爲後世用兵

定亂之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外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非不堅利也米粟谷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熹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
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
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
爲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栻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
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
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執禦一失道則違拂人
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
城深池誰與爲守

按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言者萬世用兵
之要也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則天不如地
地不如人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雖
得天時地利猶無得也先儒謂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
則地利之險有人以爲之守天時之善有人以
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得天下本末具舉如此
則固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
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二者之兼舉然所以
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臨時可致者也則又

在乎平日省刑罰薄稅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
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則無敵於天下而爲
天吏矣則雖地利不固而天時未順亦足以自
守矣况又得天時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
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
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

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杵春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
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朱熹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張栻曰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

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蓄

臣按人臣之佐君當以道勝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惟以兵強焉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興農業必廢殺戮既盛天和必傷在地則生荆棘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致疾疫兵雖不可用亦不能不

用是以善於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戡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用兵斯之謂善非用之以取強於天下也用之取強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勿強不得已焉恒於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至於過壯而老矣蓋兵直爲壯曲爲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

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矣

臣按佳之爲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爲佳美
是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
爲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
亦或有以爲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爲佳
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爲惟以道德爲
樂不以兵戎爲佳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
殺人以爲樂哉後世人主如有用兵爲佳殺人
爲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
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
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奇用兵說者謂奇
爲詐術臣竊以爲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覆非所謂

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臣按爲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戰所以行天討非以洩已怒也以怒爲戰非善戰矣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不與敵戰而敵服斯乃爲善勝矣用人而爲之下不以已長勝物不以已有凌物則於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太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臣按老氏所謂用兵有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是謂不敢爲主而爲客我之進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雖至於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敵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蓋以不爭爲德也然爭固不可而輕敵亦不可是

故行兵之禍輕敵爲最大輕敵而忽之不以爲
哀而反以爲喜則吾所以爲國之寶幾何而不
爲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
者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爲喜恒戚戚然悲念也
惟其不喜於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其
至失誤以喪吾所恃之寶也則寶常爲我所有
矣寶者何國寶於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
以兵爲佳者矣不以兵爲佳而以爲哀非不得
已不用焉則必不至於歟劍而喪吾之所寶者
矣

荀子曰觀國之疆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
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
弱將率與帥不能則兵弱

臣按國之強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
是故上隆禮則兵疆矣下愛民則兵強矣已諾
而能信則兵疆矣慶賞以其漸則兵強矣將率
能其任則兵疆矣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卒
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強弱可知也
已

臨武君

蓋楚將不知其姓名

與孫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

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弄不能以中鵠御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恍惚悠闇遠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宜讀

徑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間滑亂然有離德也故以

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

指撻攬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

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

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

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

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

行詐施之於其敵猶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

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罌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所以爲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融化而無迹此其所以爲王道而

上下與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之

可比又豈與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旣燿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

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畧之書或謂爲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爲詔則此書之傳亦已遠矣其中可取者鮮然此數言者庶幾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錄之不以人而廢言也

司馬灋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

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陳師道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灋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灋夫所謂古者司馬兵灋國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灋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

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正百
官均萬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
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舍興壞係
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
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
學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灋之文今書皆無之則
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灋表裏文與武
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
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
所以兼愛民比先王之政何所難哉

臣按宋人輯兵灋擇其切要者爲七書而司馬
灋比諸家爲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
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
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
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
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又曰欲生於無度
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
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又曰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謂尉繚子雖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紀矣而此數言廢幾古人仁義之師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殺垂教棄而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

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迺與迺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子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法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
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
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
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
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

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
爲禁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
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
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
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
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

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爲治所以立國本成國
治延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
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計以謀諸呂
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
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其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
義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收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
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爲言
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爲宣帝告也後世
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
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茲五者果何當歟必合
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與師動衆苟
或有類於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

淪於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於天下矣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

則萬事廢壞於下

臣按歐陽脩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爲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內脩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爲安邊捍盜之切務然而凡人之

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旣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臣按爲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脩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

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爲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於武事焉然武之爲用不以用之爲功而以不用爲大故武之爲文以止戈爲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爲之備無事而爲之防所以遏禍亂於將萌衛治安於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爲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昔人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

明賞罰慎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游禁奢靡
絕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無患矣內既
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以比追逐胥伺盜捕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
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
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